

## “底线思维”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主活动”与“条件”的关系出发

周 阳

[摘 要] 要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必须不断增强底线思维能力。要准确、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底线思维概念,就必须理解底线思维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理解条件对事物发展和人的活动的支持与制约。通过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条件”—“物”—“自主活动”的概念结构,我们发现需要从底线思维与“联系的条件性”的内在联系出发,才能把握客观条件概念:客观条件本身就是主观—客观的统一,这既是主体改造客观条件之所以可能的基础,也是主体在改造客观条件过程中会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原因。

[关键词] 底线思维 主观能动性 客观条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联系的条件性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周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

2012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sup>[1](P288)]</sup>自“底线思维”提出以来,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体系中全面、系统地把握这一概念,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能更好地对它加以运用,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sup>①</sup>

在“原理”中,底线思维的逻辑层次分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两个方面。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底线思维中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但对客观条件的复杂性的认识还存在不足,没有充分理解条件对事物发展和人的活动具有支持或制约作用。把握底线思维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世界历史视域下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19YJC710116)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研究参见王郅强、尉馨元:《“底线思维”:历史寻根与当代价值》,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3期。

## 一、“原理”的阐明：从“底线思维”到“联系的条件性”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修订版）（以下简称2015年版《原理》）开始，底线思维的内容就进入了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8年版）（以下简称2018年版《原理》）在2015年版《原理》的基础上，将底线思维明确地划分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将上述客观方面进一步明确界定为“客观的条件”，并将它与“原理”中“联系的条件性”联系在一起：主观能动性本身与客观条件是内在相关的，客观条件本身就是主观—客观的统一，这既是主体之所以能改造客观条件的基础，也是主体改造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

首先来看“原理”中底线思维的定义。在2015年版《原理》中，“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sup>[2](P55)</sup>而在2018年版《原理》中，“底线思维是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客观的条件，划清并坚守底线，尽力化解风险，避免最坏结果，同时争取实现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sup>[3](P52)</sup>

相对而言，2018年版《原理》关于“主观能动性”的界定要更为清晰、具体，而且其“主观性”色彩也更浓，“要以积极的态度研判风险、防患未然，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坚定信心，以实际行动化解风险，变挑战为机遇，追求最佳结果”。<sup>[3](P52)</sup>底线思维不是“被动应付”风险，不是“消极防范”风险，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以“行动”积极“化解风险”。2015年版《原理》并没有体现底线思维的“主观”方面，但单纯从其表述上看，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出这里的应对风险是“积极化解”还是“被动应付”。<sup>[2](P55)</sup>但如果我们只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活动”，而不同时强调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里的主观能动性就有可能被曲解为“主观任意性”，无论这种“主观能动性”是“积极化解”意义上的还是“消极防范”意义上的。

突出底线思维的主观维度，这是值得肯定的。2018年版《原理》指出了“底线思维”与“质变量变规律”的关系，<sup>[3](P52)</sup>不过，量变质变规律适用于一切事物，但并非所有物质变异的“临界点”都必然会构成“底线思维”意义上的“临界点”。正如2018年版《原理》所强调的，底线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客观的条件，划清并坚守”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与特定主体存在特定关系的特定客观事物的特定临界点才能构成底线。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底线思维中的“客观条件”，这一“客观条件”并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主体所能把控的那些“条件”。如果我们将客观的条件理解为“主体根据自身对规律的认识水平、实践能力、所掌握的资源等实践条件”，<sup>①</sup>就赋予了“实践条件”过重的主观色彩——“实践条件”并不能完全为人所掌控。

如何理解底线思维中的“条件”概念是问题的关键，而“原理”中正面论述“条件”概念本身的部分有“联系的条件性”。虽然和底线思维一样，“联系的条件性”也是从2015年版《原理》开始走进相关教材的，<sup>[2](P35)</sup>但“联系的条件性”也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对“联系的条件性”的含义，两版《原理》都有明确的界定，“条件是对事物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

① 参见古荒：《底线思维的应用原则、实践图景和方法体系》，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条件对事物发展和人的活动具有支持或制约作用”，<sup>[3](P31)</sup>也就是说，“条件”分为“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者说是条件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而条件的这两个方面是内在关联着的。

一方面，“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或“条件”的主观方面的确是“条件”规定中比较突出的规定，它是人之所以能够改造客观条件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人在条件面前并非消极无为，经过努力，可以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推动事物的发展。”<sup>[3](P31)</sup>虽然“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同“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都是客观存在物，进而言之，所谓“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不仅对于“人的活动”而言是存在的，对“事物的发展”来说也同样存在，但是，两版《原理》也都明确指出，能够“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事物”。只有人能够通过“人的活动”本身改变“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而“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的改变又可以使“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发生改变，由此，“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就实现了相互转化。

“联系的条件性”呈现出的这种“主观性”使它与联系的其他特点（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鲜明地区分开了。对“联系的条件性”的理解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联系的其他三个特点则不同，即使不存在“人的活动”，不存在主观性的维度，这三个特点也能够成立。在人类诞生前的世界，联系就是客观的；而除了人之外的事物，它们内部各要素也是相互联系的，这些事物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人的世界也依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联系的多样性的情况也是如此：“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等规定都是可以在人类诞生前的世界中存在的。

另一方面，对于“条件”来说，“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者说条件的客观方面也同样不能忽视，它是主体改造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它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进而影响主体。第一，在特定情况下，条件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是，“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经由“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所改变了的“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也会反过来影响“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这一影响可能有利于人，也可能不利于人，虽然这从根本上还是由于“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的影响，是“人的活动”对自身的影响。第三，即使主体可以通过改变“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改变“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这种改变本身“也不是任意的。必须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强行去改变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sup>[3](P31)</sup>

## 二、文本研究的支撑：“条件” — “事物” — “自主活动”

要准确理解底线思维，就必须全面把握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抓住“客观条件”自身就是“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与“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的统一体（即主观 - 客观统一体）。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与恩

格斯就已经通过改造黑格尔的“条件理论”（形式为“条件”—“实质”—“活动”）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理论”（形式为“条件”—“物”—“自主活动”）。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条件”“事物发展”与“人的活动”三者的内在关联，特别是“条件”自身的主观—客观统一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关注“条件”问题，譬如列宁就曾举例，撇开联系，脱离条件看问题，连“下雨好不好”这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给出判断，但列宁等人并不曾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赋予“条件”概念如此基础性的地位：“生产力”“交往关系”等概念也都是“条件”的具体化。第一，“条件”一般地包括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sup>[4](P574)</sup>第二，具体到“条件”与“交往形式”，“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sup>[4](P575)</sup>第三，再具体到“条件”与“生产力”，“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sup>[4](P569)</sup>

一方面，客观条件和主观性并非毫不相干，我们不能“见物不见人”。<sup>①</sup>在《形态》中，“条件”概念与“自主活动”概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出来的”。<sup>[4](P575)</sup>由于生产力、交往关系等“客观之物”都属于条件，而条件又与“人的自主活动”这一“主观之物”密切关联，因此，“条件”内在地就具有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因此，如果将生产力片面地理解为生产工具等，那就割裂了生产力与人的关系，“见物不见人”。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见人不见物”，即把《形态》中的客观条件化约为人的主观性（即或是“主体间性”）。“见人不见物”倾向的代表是广松涉。在《形态》中，“社会活动（Tätigkeit）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sup>[5](S37)</sup>这里的“物质”被广松涉理解为“物象”，而所谓“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的称呼”。<sup>[7](P70)</sup>在广松涉看来，“对于我们”的学理反思意识而言，看似具有独立存在形式的“物”其实就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只有“对于他们”的当事人的直接意识来说，这些“关系”才会被误认为具有独立存在形式的“物”。

“见人不见物”的主观主义错误有其唯心主义思想根源。广松涉受黑格尔影响，在黑格尔那里，客观的“条件”就消解为主观的“物象”。而《形态》的唯物主义，就在于澄清“条件”与“物象”的关系，呈现“条件”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条件本身是主—客统一体。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阐发了其“条件理论”的“条件”—“实质”—“活动”结构。第一，条件是“设定在先的东西”，它为实质所设定，另一方面它又有独立性，因此，条件具有“被动性”。第二，实质与条件一样也是“设定在先的东西”，因为它只是“内在可能”之物——也正是由于它的这种“潜在性”、“可能性”意涵，贺麟先生将“Sache”译作“实质”——不过这种

<sup>①</sup> 参见周阳：《以宏阔视野研究制度史——既要见人又要见物》，《人民日报》2020年3月23日。

“可能性”本身也是独立自存之物，但与条件不同，实质是主动的，它能够利用条件取得自身的外在实存。第三，活动是条件与实质的统一体，但这种统一是直接性的，“活动”是“一个人、一种性格”——“活动”因而也是“独立自为的实存”的东西、固定化的东西，因此，它也是“偶然的”。<sup>[6](S292-293)</sup>

《形态》的“条件理论”（其形式为“条件”—“Sache”—“自主活动”）虽然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框架，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

第一，在《形态》中，“条件”是客观的，但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被动的”。在近代市民社会，或者作为生产力、交往关系，又或者作为劳动及其产物，“条件”呈现为“Sache”的形式，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形式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中介。在《形态》中，并非“Sache”（及其背后人的关系）设定“条件”，而是“条件”设定“Sache”。

第二，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最大的分歧在对“Sache”的主观性的理解上。广松涉指出了黑格尔“Sache”概念的核心：<sup>[7](P52)</sup>“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松涉更深化了这一主观性：“Sache”处在一种“具有独立存在形式的东西”（“条件”）与另一种“具有独立存在形式的东西”（“条件”）之间，因而它既可以转变为这一种“条件”，也可以转变为另一种“条件”，这种不受条件制约的自由转变就是“Sache”的“主动性”“主观性”。《形态》作者并非不理解“Sache”的“主体间性”（“关系属性”），但他们更看到了这一“关系属性”（主观性）是与其“质料属性”（客观性）结合在一起的，“Sache”本身是主-客统一体，因此我们依照编译局的译法将“Sache”译为“物”。“物象化的客观根据=本质，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近代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作为以各种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它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市民社会中，“关系属性”与“质料属性”、“本质与现象”是“直接合一”的。人与物的关系这种“本质与现象的直接合一”反过来反映在个人的意识中，他们“会将物所拥有的社会属性误认为是它拥有的自然属性而产生一种‘拜物教’的共同主观”。只是在这种“共同主观”的“自我意识”看来，既然本质与现象是“直接合一”的，它们也就能“自由转化”，这就表现为黑格尔“活动”概念，黑格尔把它视作主体的自由（广松涉甚至省去了黑格尔的“直接性”限定），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物象的自我内反省”，是一种更深刻的奴役。<sup>①</sup>

第三，和黑格尔不同，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的主观性（或主观-客观统一性）不能消解“条件”的客观性。由于黑格尔将“物”的主观性绝对化了，于是也就只能接受“物象化结构”；相反，《形态》的作者认为“物象化结构”是能够被改造的，因为他们认为“物象化结构”下还有更具决定性的层次，即“自主活动”与“条件”。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各个人”的“偶然的”“生活条件”是消极的，原先被认为是“主观性的”“社会活动”事实上是“固定化”的，<sup>[5](S37)</sup>于是人与其生活条件都“屈从于物的力量”，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活动”与“条件”实现了直接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客观方面构成“物”的异化力量，在主观方面

① 更详细的论证参见田岛庆吾：《物象化论——“理念的独立”》，载岩佐茂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梁海峰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179页。

则构成“活动”——“活动”虽也是“主观性”的，但不同于“自主活动”，“活动”在自身之中承认“物”对自己的压迫。另一方面，“条件”并不会完全吸纳进“物”中，“自主活动”也仍然具有改造、消灭“物”的能力，当“条件”否定人时，“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人是能够消灭这些消极的“条件”和“物”的力量的，<sup>[4](P580)</sup>“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产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sup>[4](P575)</sup>进而获得真正积极的条件，“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4](P571)</sup>但“自主活动”对“物”的改造必须基于“条件”以及既存的“物”。

### 三、原理研究与文本研究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原理”的研究与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应当是统一的。文本研究的深入不仅证明了“原理”体系的正确性，还能够推动“原理”在体系上的不断完善，《形态》文本研究与“原理”研究的关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有些国外研究者总是企图将文本研究与原理研究“对立”起来，他们不仅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更力图证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甚至不存在作为哲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譬如MEGA<sup>2</sup>第1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编者就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认为在《形态》中只有唯物史观，而不存在作为哲学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

但只要我們仔细考察，就能发现上述“对立”并不成立。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物史观，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时，都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物”。尽管MEGA<sup>2</sup>编者给出了所谓“唯物史观”的具体表述，它不仅包括“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还包括“经验的考察方法”等，但他们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物”概念本身，没有进一步讨论“Materie”与“Sache”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而不界定“物”概念，MEGA<sup>2</sup>编者的这些“唯物史观”的表述就有可能混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和经济学当中的“物”概念，也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物”概念。<sup>①</sup>

在一般唯物主义那里，“物”是孤立的、被动的、静止的存在，这与《形态》中对“物”的把握是不一致的。《形态》对“物”的把握不同于一般经验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解，它包含了“条件”、“物”与“自主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是联系的、主动的、运动的。在《形态》中，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条件”代表客观性一维，“自主活动”则代表主观性一维。但是，“条件”与“自主活动”之间又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自主活动”受“客观条件”制约，“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也正是由于二者的互动，“自主活动”与“条件”实现了直接的统一，“物”，“物”这一统一体具有某种“主动性”，一方面它自身构成了“物”的异化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变成了“人”的“活动”，即“人”对“物”的“拜物教”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条件”与“自主活动”的关系是不断运动发展的，“物”这

① 参见王代月：《“退回到现实”：MEGA<sup>2</sup>〈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实质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5期。

一主 - 客统一也会随之被消灭或推向更高的层次。而到共产主义阶段,“自主活动”转变条件的能力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sup>[4](P582)</sup>

相反,《形态》的相关论述证明了“原理”的正确性,特别是其中“联系的条件性”部分关于“事物”、“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的理解。“事物”很好地体现了“Sache”的丰富内涵。在“原理”中,“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客观条件”与“人的活动”之间也存在本质区别。但同时,“客观条件”与“人的活动”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人可以通过改变“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进而改变“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此时“对事物发展发生作用的条件”就会推动“事物”本身的变化,当然,这一“事物”包含了“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的活动”,这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只要人们“善于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又善于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就能够推动人与事物的真正发展。<sup>[3](P31)</sup>

同时,文本研究还能推动“原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也同样体现在《形态》研究上。通过对《形态》文本的研究,我们看到,“客观条件”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产力、交往形式、劳动等都属于“客观条件”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与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条件概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形态》并不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系统阐述”,它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基点。

## 结 语

通过对《形态》的研究,我们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条件理论”的完整结构,它本身就是“条件”—“物”—“自主活动”三者的统一,客观条件之所以“对事物发展和人的活动具有支持或制约作用”的原因也得到了解释:“客观条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存在,“客观条件”本身就是主 - 客统一体,它内在地就与“主观能动性”相互关联。理解了“客观条件”的准确内涵,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底线思维”中“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更具体地说,在我们运用“底线思维”研判风险、化解风险时,必须充分认识到风险本身也是一种“客观条件”,它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内在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就会向人展现了自身之中“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条件”,即“机遇”。正确处理“底线思维”中“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抓住机遇,转变“客观条件”,化解风险。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 [2]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修订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3]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018 年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MEGA I/5, Text[M].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 [6]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 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Mit den mündlichen Zusätz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 [7] [日] 广松涉. 物象化论的构图 [M]. 彭曦, 庄倩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Agency” and “Objective Condition” in “Preparing Worst-Case Scenarios”: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Activity” and “Condition” in *German Ideology*

Zhou Y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fend off and defuse major risks, we must constant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preparing Worst-Case Scenarios. To grasp the concept of “Preparing Worst-Case Scenarios”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ccurately and completely, we must underst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agency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especially the support or restriction of objective cond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and human activities. By studying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Condition” and “Fact” and “Self-Activity” in *German Ideology*, we find that we need to grasp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condition from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paring Worst-Case Scenarios” and “the conditionality of connection”: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itself is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which is the ground of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by the subject,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the subject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his transforming of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Key words:** preparing worst-case scenarios, subjective agency, objective condition, *German Ideology* conditionality of connection

[责任编辑: 唐闻笛]